

教育如天，

语文是地

王尚文
著

Jiaoyu ru Tian
Yuwen shi Di

大夏

大夏书系·名家谈教育



上海市
名牌
标识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大夏

大夏书系·名家谈教育

教育如天， 语文是地

王尚文
著



上海市
著名商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育如天, 语文是地 / 王尚文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9

ISBN 978-7-5675-4167-2

I. ①教... II. ①王... III. ①中学语文课—教学研究 IV. ①G633.3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37998 号

大夏书系·名家谈教育

教育如天, 语文是地

著者 王尚文
策划编辑 林茶居
审读编辑 张思扬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设计顾问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s.tmall.com>

印刷者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16开
插页 1
印张 15
字数 220千字
版次 2016年1月第一版
印次 2016年1月第一次
印数 6100
书号 ISBN 978-7-5675-4167-2/G·8693
定 价 35.00元

出版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目 录

第一辑 漫话“语文品质”

- 3 | 从语感到“语文品质”
- 9 | 语文品质未可小觑
- 15 | 回归语文的必由之路
- 23 | 讲究语文品质，自古而然
- 32 | 语文品质的基本要求一：清通
- 38 | 语文品质的基本要求二：适切
- 46 | 语文品质的基本要求三：准确
- 52 | 语文品质的基本要求四：得体
- 58 | 语文品质的审美层次
- 66 | 气：遣词造句的原动力

第二辑 走进语文教学

- 75 | 语文与传统文化：从课程说到教材
- 81 | 对话经典 尚友巨人
- 86 | 我看语文新课标
- 95 | 追本溯源话“浙派”

- 103 | 此为“之一”，并非“唯一”——语文教学“写作本位”浅见
106 | 感性一点，浅近一点，轻松一点——再次发现儿童
113 | 听汉字说话，看汉字表情——汉字教学的一点建议
117 | 教学中怎么把握诗的韵律——从“好雨知时节”怎么读说起
121 | 读出关系，读出意图
130 | 是“白手套”，还是“引爆剂”？——我看2012年高考作文题

第三辑 寻找“好教育”

- 137 | “吾与点也！”
140 | 我的空无，我的恐惧
146 | 使恐惧：我家庭教育的弊端
149 | 由“国”而“御”所想起的
152 | 也谈“国学能否拯救误人不浅的中国教育”
157 | 人≠劳动者
159 | 让每一粒种子都有发芽成长的机会
163 | “让学”：让热爱与让实践
171 | 学生：教师的创造者
175 | 走向“非指示性”的教学——郑逸农《“非指示性”语文教学设计研究》序
178 | 这朵永远的荷花——连中国《唤醒孩子的生命》序

第四辑 邂逅“好教师”

183 | 邂逅“好教师”——读帕克·帕尔默《教学勇气：漫步教师心灵》

186 | 读《与自己生命的对话》

189 | 思考贵在深入，践履贵在真诚——读黄玉峰新著感言

193 | 《流年碎影》值得一读

196 | 一本极好的人学教科书——读高尔泰《寻找家园》

200 | 一条“编注”的背后

202 | 西子湖头忆恩师

208 | 悼友敬兄

213 | 缘于速朽的怀念——悼念项雷老师

218 | 知惭愧斋微博

后 记 | 233

—
第一辑
—

漫话「语文品质」

从语感到“语文品质”

我的《语感论》初版于1995年，至今近二十年了。尽管我仍然坚信叶圣陶、吕叔湘等前辈关于文字语言的训练“最要紧的是训练语感”、“语文教学的首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各方面的语感能力”的教导，但后来我逐渐认识到，我的有关论述和语文教学实践确实还有点“隔”。为此，我心里时时感到愧疚和不安。去年总算有机会腾出一段时间思考相关问题，“众里寻他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终于在一天夜里脑子里蹦出“语文品质”这四个字，从此这四个字便一直纠缠着我，挥之不去。

任何语言作品无不都是作者语感的投射，或者说是对象化，而语文品质的优劣高下实际上也无不取决于作者语感的敏度、广度、深度、美度。但是两者相比，语感属于人的主观感知层面、精神层面，说起来觉得比较抽象，甚至似乎还有点神秘，难以捉摸；而语文品质则总是表现于具有物质性的语言作品，有“白纸黑字”作证，因而比较容易把握。由“语文品质”入手，也许能够冲破语感与语文教学之隔，以使语文教学真正完成它“最要紧”的“首要任务”。这一想法与好几位朋友讨论多次，得到了他们一致的鼓励和支持，于是下决心作一次较为系统、深入的探讨。

语文品质与语感虽然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血肉相连，但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一切我都得从头开始。首先要说清楚的当然就是何谓语文品质的问题。这，我在已经发表的两篇短文中有所描述，且引一段；而且有趣的是我的原稿有一处和后来的改动之间的对比，还真是说明“语文品质”这一概念的典型例子：

和其他客观对象一样，对于语言作品，我们也可以从种种不同的角度去衡量它的品质（尽管目前好像没有相应的测量仪器），例如从内容看，可以看它是否真实，是否正确，描述是否混乱，说理是否充分，等等，以上这些可以统称为语言作品的内容品质；也可以从它的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看它语言表达方面的品质，而这就是我所说的语文品质。

最后一句中的“这”指什么？当然就是上文所说的语言作品遣词造句、谋篇布局所表现出来的品质，当然不包括语言作品的内容品质。但后来不知怎的，文中最后一个逗号（在“而”之前）却变成了句号，“而”字也不见了：

……例如从内容看，可以看它是否真实，是否正确，描述是否混乱，说理是否充分，等等，以上这些可以统称为语言作品的内容品质；也可以从它的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看它语言表达方面的品质。这就是我所说的语文品质。

且不管是哪个环节出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我自己一不小心给弄错了。但这一小得极不起眼的标点错误，居然就使“语文品质”的内涵、外延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原本是想通过“语文品质”为语文课程真正回归语文出一分力的，不料实际上却是帮了倒忙了。——这确实确实是遣词造句方面的问题，也就是我所说的“语文品质”的问题。由此可见，语文品质小看不得，马虎不得。语文教学必须真正重视语文品质的问题。

由于我们社会长期以来不甚重视甚至完全忽视语文品质，语文世界可以说是满目疮痍。据《北京日报》2012年3月3日报道，2010年2月5日，华东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上海市语文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了一次“中文危机与当代社会”研讨会，与会的学者和作家严厉批评了当下汉语使用的混乱，“已经由局部蔓延到了整体，由个人推及到了社会，由暂时发展成了长期”，甚至连政府公文也难以幸免。上海著名语言文字期刊《咬文嚼字》主编郝铭鉴认为，汉语正面临被“草率化、朦胧化、粗鄙化、游戏化”四大危机。这四大危机其实就是我们汉语“语文品质”的危机。例证比比皆是。一天偶

然想到，我之所谓“语文品质”者，一定和前人所说的“文笔”有所交集，思考“语文品质”因而也一定得借鉴他们的有关成果。于是发现了一篇《说“文笔”》，是一家杂志从《语文报》“摘”的短文。我们汉字真的是奥妙无穷，像这里的这个“摘”字，既可以理解为“抄录”的意思，也可以是“摘”而“录”之。若是前者，一般就是全文照抄，其文责当完全由被抄录者自负；若是后者，由于所“摘”有可能经“录”者删减，所摘如有问题，“摘”者似乎也难脱干系，不可能完全置身事外。我一时没有查到《语文报》的原文，只能就所“摘”者作点评论。原文一共三段，兹引第一段如下：

“文笔”在现代汉语中，是用来评价文章在遣词造句上的娴熟自如的。这里的“文笔”是指文章用词造句的风格。但在古代，并不具有今天所揭示的内涵，而是文学作品的两个类别。

十分抱歉，我只能说这段文字“文笔不通”！第一句就有毛病，“娴熟自如”已经是评价结果，而不是为评价所提供的对象，若是评价对象，应作“是用来评价文章在遣词造句的水平”；如果多就少改，那就勉强应该是：“是用来评价文章在遣词造句方面是否娴熟自如的”或“是用来评价文章遣词造句娴熟自如的程度的”。但这两种改法，语句是通顺一些了，内容则有片面之嫌。第二句，起码“这里的”三字可删。第三句问题还是出在内容以偏概全。因为古代“文笔”之“笔”也有用以指非文学的一般应用文的。换言之，在古代，“文笔”也有不指文学类别而言的。况且，更重要的是，在古代汉语里已经出现了非常接近现代汉语的用法，如清代永忠《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之一就曾用“文笔”一词：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
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况周颐著《餐樱庖随笔》也有“文笔贵简”的说法。若说这两条材料还不够“古”，那么请再看《北齐书·封隆之传》：“孝琰文笔不高，但以风流自立，善于谈谑。”此数处“文笔”确已相当接近我们所说的“语文品质”。

说“文笔”而不讲究“文笔”，甚至未能达到起码的及格水准，这白纸黑字不正警示我们必须面对、重视“语文品质”问题吗？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有的专门研究文学的文章也会犯极其低级的语言错误。网上有一篇文章介绍道：

现代文学除了鲁迅之外，藤井教授对胡适也有相当的研究，他认为胡适的文学作品虽不够好，但研究空间还是很大。还有茅盾、巴金、冰心、张爱玲、萧红等，他都有研究。但他同时觉得，茅盾、巴金等在1949年之后的作品就很差强人意了。^①

但愿这篇文章作者的语文水平“差强人意”，而且“很”差强人意；但愿犯此错误者是那位被介绍的外国人。然而我总是十分怀疑我的“但愿”极有可能与事实恰恰相反。至于书籍（包括教授、博导的论著）、报纸、杂志、电视等等，几乎都有各种各样语文品质方面的问题，真正好的难得一见。

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语文课本在语文品质方面也有不少问题。许地山的《落花生》是现代文学的经典名篇，而收入课本时由于编者的改动，语文品质反而下降了。有一处原文是：

……爹爹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伟大、体面的人了。”爹爹说：“这是我对于你们的希望。”

被改动后的课文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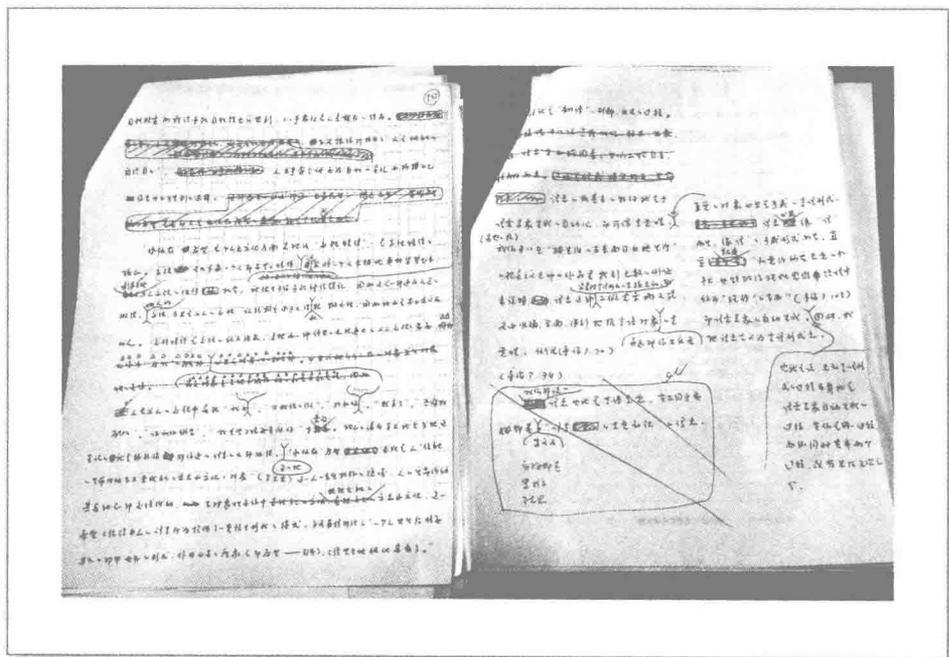
……父亲接下去说：“所以你们要像花生，虽然它不好看，可是很有用。”

我说：“那么，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

^① <http://his.snnu.edu.cn:8000/forums/p/21085/79018.aspx>.

父亲说：“对。这是我对于你们的希望。”

原文紧接“所以你们要像花生”之后的是：“因为它是有用的，不是伟大、好看的东西”，可谓严丝合缝。而课文却删掉了与上文“所以”相呼应的“因为”。原文强调“你们要像花生”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是有用的”，“不是……”云云是作进一步的补充。而课文“虽然它不好看……”却打断了原文连贯畅通之气，用“虽然”把“它不好看”摆在了“很有用”的前面，这起码是对作者原文的不尊重——我认为文章收入课本时，不是不可以改动，但改动实在是万般无奈之举，凡可改可不改的应以不改为是；而此处一改反而被改坏了：“虽然它不好看”是编者的创作，作者没有说过“落花生不好看”这样的话，平心而论，落花生并非“不好看”的丑类，尽管它的外表并不华美。仔细揣摩许地山原句的意思，“伟大”“好看”等词语已有双关之意，表面上说的是落花生，实际上更是指人而言，强调做人不能徒有“好看”的外表，原文实



在没有贬斥落花生不好看的意味。另外，“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也改得不如原文简洁，因为“有用的人”已经包含了“对别人有好处”的意思，改文变得啰唆了。而在课堂内外多得漫天飞舞、压得学生喘不过气来的试卷、练习里的语病几乎就像带状疱疹一样让人恐怖。

朱光潜认为：“语言跟着思想情感走，你不肯用俗滥的语言，自然也不肯用俗滥的思想情感，你遇事会朝深一层去想，你的文章也就真正是‘作’出来的，不至落入下乘。”^①

我一直认为语文课程的“语文”是“汉语”和“文学”的复合，但这次关于“语文品质”的探讨我仅仅限定在“汉语”这一范围，而且主要是书面语。“文学语言”应该说是另外一门学问；当然我也会用文学作品里面的例子，但也只是为了说明“汉语”方面的问题。一位朋友见告，一部题为《内地研究》的长诗里竟有这样的句子：“兽性流动和自毁豹变因缘超觉接触，不为未知而发动，为对已知实行清扫”，“否认新娘由于腐烂，因为遵守唯一。否则淫秽如多妻制，机制的清晨受控于陌生”。恕我不客气地说：不知所云，如同梦呓！我由衷希望我们汉语文学能够真正成为汉语“语文品质”的典范。

满目疮痍，语文教学虽然不能负其全责，但也确实难辞其咎。有鉴于此，我建议是否能从“语文品质”的角度审视、理解、认识语文教学，把主要任务确定为：引导学生去发现、感悟课文美好的语文品质，并且探究它生成的原由，从而使学生得到借鉴，以提升自身语言作品的语文品质。循此路径，或许有助于医治长期以来存在的语文教学泛语文化甚至非语文化的顽症，高品位语感的养成也就有可能真正落到实处。讲究语文品质是我们语文老师的看家本领，“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好的文字，什么叫不好的文字”，不会讲、不能讲、不愿讲语文品质的教师不是好的甚至是不合格的语文教师。

2014年5月28日

^① 朱光潜：《谈文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2页。

语文品质未可小觑

开口说话，下笔为文，当然不仅仅是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问题，牵涉的方面可谓多矣。例如你想就某种社会现象发表一点看法，是什么看法，看法本身正确与否，说理是否充分，等等，都得认真考虑。——这些都不是语文品质的问题；语文品质只管遣词造句、谋篇布局的正误优劣。尽管其正误优劣只是说话作文一个方面的问题，但于语言表达关系重大，千万不能小看。刘大櫟于两百多年前曾在《论文偶记》一书中说：“论文而至于字句，则文之能事尽矣。”“近人论文不知有所谓音节者，至语以字句，则必笑以为末事。此论似高实谬。”当然“重大”的程度和你所说所写之事是否重大相关。据知，西南某省国民党撤退前夕，曾向上级请示在押的参加反国民党政府活动的青年学生如何处置，复电称：“其情可悯，其罪当诛。”侥幸的是译电员同情这些青年学生，于是就在遣词造句上——具体地说是在两个分句的顺序上做了点手脚，上交的文本变成“其罪当诛，其情可悯”。这些青年学生终于获释。此处句序所关不止一条人命，谓之事关重大，一点也不过分。《文心雕龙》开宗明义就说，“文之为德也大矣”，信然！

曾在“腾讯·大家”看到一篇题为《主席“黑”了小平的猫》的文章，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反正这辈子里是绝对不会忘记的——

邓小平“猫论”的原文如下：

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

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

……

1976年的四号文件是根据毛泽东多次讲话整理成文，当时毛泽东已口齿不清，但头脑依然清晰，“黄猫黑猫”因为毛的记忆出错或记录者的失误变成“白猫黑猫”？毛远新的回忆给出了清楚准确的答案：

1976年四号文件是我整理的，不能说百分之百，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有主席手写的文字根据，我加的只不过是一些“因此”、“所以”之类的连接词而已，整理好后送主席审阅，他只改了一个字，即把邓小平说的“黄猫黑猫”中的“黄猫”改成“白猫”——我为什么整理成“黄猫”呢？因为我查了邓的原话是“黄猫”。

——将“黄猫黑猫”变“白猫黑猫”，是毛泽东本人有意为之。

“白猫黑猫”与“黄猫黑猫”仅一字之差，而且都是所谓颜色词，由“黄”而“白”而已，有什么大不了的；可能有不少人还会因其“纯洁”而更喜欢“白猫”呢！可是，且慢！猫由“黄”变“白”，关于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的两种不同见解也就随之成了两条路线的斗争，性质属于敌我矛盾！——遣词造句能是小事吗？

这又使我联想起了孔夫子的“春秋笔法”。“春秋笔法”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遣词造句的方式方法，可以造就一种特殊的语文品质。它有五条原则，这就是《左传》上说的“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该怎么理解？一查，说法甚多，我觉得周振甫的解释最为精到。为节省篇幅，下面的引文里尽量选用简短的例子：

第一例叫“微而显”，光看文字看不出它的用意，叫微；把同类写法一对照，就明白了，叫显。……又僖公十九年：“梁亡。”照《春秋》的一般写法，应该作“秦灭梁”，这里却作“梁亡”，对比一下，就知道这是责

备梁自取灭亡的意思。

第二例叫“志而晦”，记的文字隐晦，用极简单的字来表示，要对这些字加以推求才知道它的体例。像……出兵会合别国作战，要是事前同谋的叫“及”，事前没有同谋，被迫出兵的叫“会”。如宣公七年：“公会齐侯伐莱。”表示是被迫的。

第三例“婉而成章”，用婉转避讳的说法，把话说得很合理。如桓公元年：“郑伯以璧假（借）许田。”鲁国有许田，郑国有枋田，两国互相调换，因为枋田少，所以郑伯加上块璧做补偿。但照礼制，诸侯的田不能交换，《春秋》替他们隐讳，不说交换，说成郑伯用璧来借许田，说得像很合理。

第四例“尽而不污”，直书其事，不加歪曲。

第五例“惩恶而劝善”，像卫国的卿叫齐豹，杀死了卫侯的兄，想求得勇敢的名声。《春秋》昭公二十年作“盗杀卫侯之兄縶（人名）”，指斥齐豹为盗，不记他的名字。^①

仔细一看，其中第四例说的并不是遣词造句的方式方法，而是记人叙事的一种态度，在当时主要就是历史写作的态度。结合第五例“惩恶而劝善”，“尽而不污”就会成为一种巨大的道德力量，在某种程度上约束着活动于历史舞台的人们，尽管所谓“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未免失之夸张，而“留取丹心照汗青”，却确实就是基于对“尽而不污”的史书作者的绝对信任。

第三例“婉而成章”，直白地说，就是以花言巧语回避事实的真相。我这样说，并没有贬损孔子的意思。因为他这样做实在是出于无奈。《春秋公羊传·闵公元年》：“《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②此三讳，

^① 周振甫、冯其庸等：《古代作家写作技巧漫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4页。

^② 王维堤、唐书文：《春秋公羊传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2页。